

欣賞叢書

南唐二主詩詞

賀揚靈編校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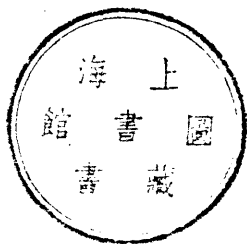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7 4077B

欣賞叢書

南唐二主詩詞

賀揚靈編校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四版

原價 大洋二角八分

特價 大洋一角

編校者 賀揚靈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者 陳荇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南唐二主詩詞

—— 內容 ——

I 上編

李中主傳略及其詩詞

李中主詩二首

李中主詞三首

II 下編

李後主傳略及其詩詞

李後主詩十八首

李後主詞三十四首

III 附錄

唐五代帝王詞

南唐二主詩詞

此页无页码

此
页
空
白

上 編

此页无页码

此页空白

李中主傳略及其詩詞

此页无页码

此页空白

—

中主名璟，字伯玉，烈祖（先主）長子，徐州人。初名景通，風度高秀，幼工屬文。烈祖爲齊王，立爲王太子，固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徙齊王，立爲皇太子，復固讓。烈祖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後烈祖崩，中主受命監國。烈祖崩後旬日，中主猶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

周宗手取袞冕衣中主曰：大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遂于是日卽皇帝位。

保大二年中主詔齊王景遂總庶政，因烈祖在時甚愛景遂，中主奉先主遺意，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丘蕭儼賈崇上書切諫，并有嗚咽流涕者。中主感悟，遂收所下詔。中主屢平變亂，力役暴興，吏緣爲姦，江淮騷然！百姓以數丈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訴冤者不可勝數。徐鉉因奏事白之；中主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肯不食捍邊？事有大利，舉國排之，奈何！鉉又力陳其弊，遂罷。

保大十四年與周師戰，屢敗績，徐州東都等地相繼失守。吳越亦乘間攻常州。十五年齊王景達自濠州遣兵數萬援壽州，又敗，歸金陵。周帝北還不久復親征，濠州、泗州皆舉城降。中主此時知東都必不守，遣使焚其官私廬舍，徙其民于江南。周師遂入揚州。秦

州海州楚州等地亦先後被陷。周帝長驅而至江口。中主懼周師南渡，遣樞密使陳覺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弘冀以國爲附庸。周帝始采唐報回紇可汗故事，答稱皇帝致書教問江南國主。中主遣閣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并歲輸土貢數十萬。旋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堯泰年號，稱顯德五年，置進奏邸于汴都，周帝者儀制，皆從貶損。

顯德六年十一月建洪州爲南都于南昌府。宋建隆元年，宋太祖受周禪，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中主遣使朝賀于京師，并歲貢費以萬計。建隆二年春二月中主遷于南都，後主留金陵監國。中主至南都，南都迫隘，羣下皆思歸。中主亦悔遷，北望金陵，常鬱鬱不樂。復議東遷，未及行，中主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藕華而已。六月疾革，親書遺令留

葬西山，累土數尺爲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殂于長春殿，年四十有六。後主不忍從遺令，迎喪還金陵。

中主多才藝，好讀書，便騎善射，在位幾二十年，慈仁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栖隱，築館于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于紹襲而止。自以唐室苗裔，讜于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周師大舉，寄任非人，折北不支，至於蹙國降號，憂悔而殂，吁，可憐已！

二

李中主的攤破浣溪沙詞，是千古所稱爲最上乘的作品，詞中有兩句——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真寫得淒婉動人極了。我們在細雨夢回的清夜，一讀到這

兩句詞，真要淒然欲淚呢！這兩句詞在當時已成名句，尤以後一句爲最：

南唐書——元宗樂府詞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己：（卽馮延己）「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帝嘗戲延己：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己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帝悅。（茗溪漁隱曰：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爲大理卿，詞曲妙絕，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聞之，因案岳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職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於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辭有此一句，最爲警策）其臣卽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

若本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悞。惟南唐書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近代王國維先生又極讚賞他「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的兩句。他在人間詞話說：

南唐中主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還有人又讚賞他：「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句，說這一句寫到他的身世，讀起來，是別有一番哀感與惆悵的情緒。

總之，中主這一首詞，是無句不妙的。雖然人家的欣賞，各有主觀的不同；但見仁見智，亦是古今鑑賞文學者所常有之默趣矣。

攤破浣溪沙第二首，有：「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兩句，翰府名談所稱爲「思清而句可愛」者。他如浣溪沙詞，亦寫得很婉約，真如其所云「此情惟有落花知」了。

李中主的詩，自然遜於他的詞。其氣韻雖不甚高，但還清秀雅致。若「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舞勢斜」的詠梅句其折愈入，而辭亦愈淡愈高矣。

此
页
空
白

李中主詩二首

此页无页码

此
页
空
白

遊後湖賞蓮花

蓼花蘸水火不滅，水鳥驚魚銀梭投。滿
目荷花千萬頃，紅碧相雜敷清流。孫武
已斬吳宮女，琉璃池上佳人頭。

■據遺云：識者謂非吉語。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同大弟景遂，
汪王景邁，齊王景達，進士李建勳，
中書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登
樓賦

珠簾高卷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
氣昨宵飄律管，東風今日放梅花。素姿
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
朋尊有酒，可憐清味屬儂家。

句

靈槎思浩蕩，老鶴儕崆峒。

■古今詩話云：環割江之後，遷都豫章，每北望忽忽不樂，作詩有此句。

蒼苔迷古道，紅葉亂朝霞。

■廬山百花亭刊石——全唐詩註

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

■環十歲，詠新竹。

李中主詞三首

此页无页码

此
页
空
白

浣溪沙

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多病不勝衣。沙上未聞鴻雁信，竹間時聽鷓鴣啼；此情惟有落花知！

攤破浣溪沙

茵菖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

■此調本以浣溪沙原調結句破七字爲十字，故名攤破浣溪沙，後又另名山花子耳。後人因李主此詞「細雨」「小樓」二句，膾炙千古，竟名爲南唐浣溪沙。然則唐詞沿至宋人，改新調而仍舊名者甚多。如喜遷鶯、長相思之類，皆添字成調，豈可名北宋喜遷

爲北宋長相思耶？

- 花菴詞選以爲李後主詞。南唐書載此詞元宗爲李感化作。第三句「還與韶光共憔悴，」「韶」作「容」。又「何限恨」句，歷代詩餘「何」作「無。」

手卷真珠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淥波三峽暮，接天流！

- 南唐書載：李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帝嘗作浣溪沙二闕，手寫賜感化。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禮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

- 苕溪漁隱曰：元宗卽嗣主李璟，嘗作此二詞。古今詞話乃以爲後主作，非也。

下 編

此页无页码

此
页
空
白

李後主傳略及其詩詞

此页无页码

此
页
空
白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中主）第六子。初名從嘉，母曰光穆皇后鍾氏。從嘉廣頰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禍，惟覃思經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建隆二年，遂立爲太子。元宗南巡，太子留金陵監國。六月元宗殂，太子嗣立於金陵。

更名煜，天資純孝，居喪哀毀幾不勝。赦境內，立妃周氏（照惠后）爲國后。徙信王景遷爲江王，鄧王從善爲韓王，立弟從鎰爲鄧王，從謙爲宜春王，從信爲文陽郡公，從度爲昭平郡公，從度景遷子也。

嗣位之初，屬保大。軍興之後，國勢削弱，帑藏空竭。後主專以愛民爲意，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奠事中原，不憚卑屈。遣中書侍郎馮延魯於京師奉表陳襲位，宋太祖賜詔答之。自是始降詔。在元宗時雖臣於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後主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其事宋甚謹，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

後主好古務農，悅李平「復井田法，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之說，然以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爲便，後主亦中悔，遂罷之。後主仁愛，憲司章疏有繩糾罪民過

許者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因爭，乃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常獵于青山，還如大理寺，親錄繫囚，多所原釋。

後主寬厚，待臣下甚優容，馮延魯曾說宋有功，頗自伐，嘗晏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亦置而不責。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奕棋，蕭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

後主照惠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前，元帝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爲后，嬖爲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之妝，人皆效之。嘗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賡綴譜，

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爲輟也。

後主酷好浮屠，崇塔廟，度僧尼，不可勝算。幸臣徐遊專主齋祠，羣臣和附，惟恐居後。宮中造佛寺十餘，後主退朝，嘗與照惠后頂僧伽帽，服袈裟，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爲癩贅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等毀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命禮佛百而捨之。奏死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燃燈，謂之命燈，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死。

後主有二子：一名仲寓，一名仲宣，皆照惠后所生。仲寓仁孝，後居後主喪，哀毀逾制。

曾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爲治，吏民安之。仲宣小字瑞保，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照惠后尤愛之。宋乾德二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燈爲猫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驚癩得疾，十月竟卒。後主哀甚，時照惠后已疾，後主恐重傷照惠，常默坐飲泣不已。

照惠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元宗所賜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乃沐浴裝澤，自內含玉，卒于瑤光殿，年二十九。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后（照惠后之妹）已入宮中，后偶蹇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尙幼，未知嫌疑，對曰：旣數日矣。后悲怒，至死面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揜其迹。蓋在昭惠后未死時，後主

與小周后已有私也。

昭惠卒，未幾其母鍾氏亦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後主毀瘠骨立，扶而後能起，哀動左右。卒，後主居喪，中宮已久虛矣。宋開寶元年，始議立小周后爲繼。小周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後主母甚愛之，故立焉。被寵過于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後後主殞，后悲哀不自勝，亦卒。

後主後宮中有黃氏，後主見其美，選爲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相繼專房燕暱，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御幸。中主後主俱善書法，中主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保儀實掌之。又有宮人流珠者，性通慧，亦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

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流珠不知所終。

後主素友愛，元宗殂，未卸梓宮，從善（元宗第七子）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略不以介意，并愈加輯睦，封從善爲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宋開寶四年，遣朝京師，太師已有意召後王歸闕，卽拜從善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後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宋太祖不許，并厚寵之。後主愈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時遊燕，多罷不講，常製却登高文，有「陟彼岡兮跂予足，望復關兮睇予同。原有鴿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等語。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去。

宋開寶四年冬，後主聞宋太祖滅南漢，

屯兵於漢陽，大懼，遣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有商人來告中朝造戰艦數千艘存荆南，有圖江南意，請密往焚之。後主懼不敢從。太祖屢召後主入朝，後主遣馮延魯至京師稱以疾病不能朝爲辭。旋太祖謂其不早朝將出師；後主復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時太祖已遣穎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出江陵矣。

不久宋師拔池州，進迫蕪湖，吳越亦大舉兵犯常潤，後主有書遺吳越王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於朝。宋師次采石磯，作浮橋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在宋師未渡江前，有北僧立石塔於樂石磯，後主大知其間；及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後主始知其間，然已不及。及宋師渡江，後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

元瑀刁衍爲內殿傳詔而遽書驚奏，日夜狎至，元瑀等不以聞。宋師屯金陵城南十里，閉關守陴，後主猶不知也。

宋師復拔金陵關城，吳越攻常州城，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誅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復圍潤州亦下。吳越遂會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旌旗戰艦甚盛，編木爲棧，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令贇所乘艦尤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將斷采石浮橋；至皖口與宋師遇，傾火油焚北船，適北風反焰自焚，所部大潰，令贇王暉等皆被執。外援既絕，金陵益危蹙。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枕籍。後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援兵，守祭祀，皆不報。

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之人，惶怖無死所，後主猶幸淨居室聽講楞嚴圓覺經。用

鄱陽隱士周惟簡爲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否卦，賜惟簡金紫。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洎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并命放進士孫雱等三十八人及第。城陷，忠臣如鍾萇陳喬等皆死於難。後主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殷崇義等肉袒降於軍門。次年正月至京師，旋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宋太宗卽位，加特進改封隴西公。宋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以燕飲聲伎，徹于禁中，太祖甚怒，命楚王元佐等賜酒，後主遂中牽機藥毒，頭足相就前却幾十回，痛苦不堪而死。年四十有二，是日七夕，蓋爲後主生日也。

二

李後主的詞，一字一句，幾乎都是以血淚構成的。他沉醉在藝術國裏，就把自己的

性命和國家斷送了，亦所不惜！他在圍城中，形勢是多麼危窮，還在作長短句，終未就而城破。臨江仙詞，就是那時「櫻桃落盡」時候做的。及國亡仕宋，爲了虞美人詞有「故國不堪回首」一句，竟引起宋太祖的忌恨；七夕生日，他燕飲聲伎，徹於禁中，又引起宋太祖的愠怒，太祖賜酒，可憐後主遂中牽機藥毒死了！

所以後主的詞，可以說是他是犧牲性命與國家換來的。他生於帝王家，其忠於藝術的情，實比他忠於家國的情還要重，看看城圍將破，至「子規啼月小樓西」的時候，還是吟詠不已。他愛護藝術的心，實比他愛護自己生命的心還要深，亦管不得太祖的忌恨；燕飲聲伎，徹於禁中，更管不得太祖的愠怒。他只知有藝術，不知其他。他亦無意緒做這個苟安江南的國主，甯願戴上他藝術

國裏的皇冠。他沉酣在燕飲聲伎中，原亦只有此纔能美化其藝術創作的個性衝動。末後雖以此殺身，但是他的靈魂，仍永遠寄在他血和淚的詞裏！

後人讀他的詞，還是想到「故國不堪回首」的南唐和「終日以淚洗面」的後主，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曾引起多少人的惆悵與哀感，滴了多少人的同情之淚呵！記得有一回吾師黃侃先生講詞，講到李後主「春花秋月」的詞，忽拍案而嘆曰：唉！後主有此妙詞，流在人間，雖亡國殺頭，亦何惜也！

後主是一個主觀的詞人，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只知沉醉在相留的胭脂淚裏，那知道人世間的酸苦風味？說起來，他閱世太淺，雖是人君的短處，但亦是是做詞人的長處。因為閱世太淺，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他的性情亦愈真，做出來的詞，更是他

心坎中真情的流露。國亡了，還想到未亡國時的「花月春風」的上苑，和「空照秦淮」的宮殿。在「歸爲臣虜，蒼皇辭廟」的那日，還聽「教坊離歌」，揮淚以別宮娥。此後雖作客在宋，秣陵砧聲，不傳江南消息；但其縈懷故國，實無時不在他笙歌醉夢中。呵！這個閱世甚淺的詞人那時新愁舊恨，想都攢在他那顆赤子的心裏，纔發出這一片悽婉纏綿的哀聲來，呵！真是令人銷魂無限呢！

他的詞，完全是他生命的表白。他只是赤裸裸地把他的人生寫出來擺在人家的面前，一點亦不虛僞。在未亡國時的詞，做的都是一些豔詞，充滿富貴淫佚的氣味，但是他毫不以此有傷他帝王的尊嚴，很忠實的把他在深宮中綺豔浪漫的生活寫出來。他的詞，如：

浣溪沙——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

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
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
遙聞簫鼓奏。

菩薩蠻——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
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好爲出
來難，教君恣意憐。

一斛珠——曉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
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
櫻桃破。羅袖裊殘殷色可，盃深旋
被香醪澆。繡牀斜憑嬌無那，爛嚼紅
茸，笑向檀郎唾。

在亡國後，後主終日過以淚洗面的生
活，多少愁恨在他的心上和眉間，他的詞因
此亦連血帶淚的寫出來。他歸宋後，一身作
客，每懷江國，并念及嬪妾散落，更是淒涼纏
綿的唱出他的詞來，如：

相見歡——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翦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菩薩蠻——人生愁恨何能免？消魂獨我情何限！故園夢重歸，覺來雙淚垂！
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浪淘沙——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我們看後主在未亡國前的詞，雖很綺豔，但不見其淫鄙，并覺其親切動人，精力彌滿；這是什麼道理？蓋以其情真也。亡國之後的詞，雖寫得多麼哀婉與傷感，但只見其纏綿悱惻，令人可歌可泣，毫不見其淒厲；這又是什麼道理？亦以其情真也。近代王國維先生說：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

後主有真情，所以他寫出來的作品，亦都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能打動人家的情感，獲得其共鳴作用，這可以說，是這位詞人的真情的偉大，同時亦可以說，是這位詞人的藝術的偉大！

他的詩，遜於他的詞，但還是一片真情的描寫。他所寫的一片真情，尤能與當前景物的色調相融化。他能把他的真感情寫出

來,更能把真景物寫出來,同時更能把他的真感情和真景物相合的寫出來,如:

送鄧王十二弟從益牧宣城——浩浪
侵愁光蕩漾,亂山凝恨色高低。

渡中江望石城泣下——雲籠遠岫愁
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

感懷——空有當年舊烟月,芙蓉城上
哭蛾眉!

落花——鶯狂應有恨,蝶舞已無多。
翰府名談——鬢從今日添新白,菊是
去年依舊黃。

這些詩,都寫得情景俱化,悲感動人;而其思清句美,尤爲可愛,這亦非有真情的詩人,是寫不出來的。呵!偉大的詩人!呵!偉大而有真情的詩人!

此
页
空
白

後李主詩十八首

此页无页码

此页空白

九月十日偶書

晚雨秋陰酒乍醒，感時心緒杳難平。黃
花冷落不成豔，紅葉颼颼競鼓聲。背世
返能厭俗態，偶緣猶未忘多情。自從雙
鬢斑斑白，不學安仁却自驚。

秋鶯

殘鶯何事不知秋？橫過幽林尚獨遊。老
舌百般傾耳聽，深黃一點入煙流。棲遲
背世同悲魯，瀏亮如笙碎在緜。莫更留
連好歸去，露華淒冷蓼花愁！

病起題山舍壁

山舍初成病乍輕，杖藜巾褐稱閑情。爐
開小火深回暖，溝引新流幾曲聲。暫約
彭涓安朽質，終期宗遠問無生。誰能役
役塵中累，貪合魚龍構強名。

送鄧王十二弟從益牧宣城

■後主自爲詩序以送之，其略云：秋
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
遐覽。

且維輕舸更遲遲，別酒重傾惜解攜。浩
浪侵愁光蕩漾，亂山凝恨色高低。君馳
檣楫情何極，我憑闌干日向西。咫尺煙
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

渡中江望石城泣下

■江表志作吳讓皇楊溥詩題作秦
州永甯宮

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
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
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
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

輓辭

■宣城公仲宣，後主子，小字端保，年四歲卒。母昭惠先病，哀苦增劇，遂至於殂。故後主輓辭，并其母子悼之。

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消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霑巾！
豔質同芳樹，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傍叢。穠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沈沈無問處，千載謝東風！

悼詩

■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而已！因爲詩以寫志，吟詠數四，左右爲之泣下！

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

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濛眼上花。
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

感懷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年二十九殂。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每於花朝月夕，無不傷懷。

入見桐花發舊枝，一縷煙雨暮淒淒。憑
闌惆悵人誰會？不覺潛然淚眼低！
層城無復見嬌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
有當年舊煙月，芙蓉城上哭蛾眉！

梅花

■後主嘗與周后移植梅花於珥光殿之西，及花時，而后已殂，因成詩見意。

殷勤移植地，曲檻小闌邊。共約重芳日，

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漑寒泉。
誰料花前後，蛾眉却不全！
失却煙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
猶發去年枝！

書靈筵手巾

浮生共顛顛，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漬，
痕眉染黛煙！

書琵琶背

■周后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燒槽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燄材而斲之，或謂因熱而存之。后臨殂，以琵琶及常臂玉環親置後主。

侂自眉如削，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

餘煖在檀槽。

病中感懷

顛領年來甚，蕭條益自傷。風威侵病骨，
雨氣咽愁腸。夜鼎唯煎藥，朝髭半染霜。
前緣竟何似，誰與問空王！

病中書事

病身堅固道情深，宴坐清香思自任。月
照靜居唯擣藥，門扃幽院只來禽。庸醫
懶聽詞何取，小婢將行力未禁。賴問空
門知氣味，不然煩惱萬塗侵。

賜宮人慶奴

■墨莊漫錄云：煜嘗書黃羅扇上，至
今藏在貴人家。

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遊。多

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

題金樓子後（弁序）

梁元帝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燬，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燬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

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

■ 楓窗小牘云：此詩同書藏內庫，「今朝」誤作「金朝」，徽廟惡而抹之，後竟如讖入金。

句

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
耿耿遙相望。

——見癸辛雜集

鶯狂應有恨，蝶舞已無多。

■按「已無多」謂落花無多了，老學菴筆記云：作此未久亡國。

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詠扇）

■石林燕語：宋太祖嘗因曲宴，使煜誦其得意詩，舉此，太祖曰：「好一箇翰林學士！」

病態如衰弱，厭厭向五年。（以下律體注）

衰顏一病難牽復，曉殿君臨頗自羞。

冷笑秦皇經遠略，靜憐姬滿苦時巡。

鬢從今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

(以下翰府名談)

黃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

■ 煜歲暮乘醉書此於牖，醒而見之。

大悔，不久謝世。

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野客叢談)

日暝仙雲薄，秋高天碧深。(海錄碎事)

烏照始潛輝，龍燭便爭乘。(以下孔帖)

凝珠滿露枝。

游颺日已西，肅穆寒初至。

九重開扇鶴，四牖炳燈魚。

羽觴無算酌。

傾盃更爲壽，深卮遞酬賓。

李後主詞三十四首

此页无页码

此页空白

憶江南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
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多少淚，霑袖復橫頤；心事莫將和淚滴，
鳳笙休向月明吹；腸斷更無疑！

閑夢遠，南國正芳春；船上管弦江面綠，
滿城飛絮混輕塵；愁殺看花人！

閑夢遠，南國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暮，
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搗練子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
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雲鬢亂，晚妝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
香顚春筍嬾，爲誰和淚倚闌干？

相見歡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
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
長恨水長東！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
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
滋味在心頭！

長相思

一重山，兩重山；山遠天高煙水寒，相思
楓葉丹。菊花開，菊花殘；寒雁高飛人未還，
一簾風月閑。

雲一緺，玉一梭；澹澹衫兒薄薄羅，輕翠
雙黛螺。秋風多，雨如和；簾外芭蕉三兩窠，

夜長人奈何!

漁 父

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無言一隊春。一
壺酒,一竿身,快活如儂有幾人!

一櫂春風一葉舟,一綸繭縷一輕鉤。花
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

浣 溪 沙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
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
拈花蕊顫,別殿遙聞簫鼓奏。

轉燭飄蓬一夢歸,欲尋陳迹恨人非,天
教心願與身違。待月池臺空逝水,蔭花樓
閣漫斜暉,登臨不惜更霑衣!

采 桑 子

轆轤金井梧桐晚，幾樹驚秋；晝雨如愁，
百尺蝦須上玉鉤。瓊窗春斷雙蛾皺，回首
邊頭；欲寄鱗游，九曲寒波不泝流。

亭前春逐紅英盡，舞態徘徊；細雨霏微，
不放雙眉時暫開。綠窗冷靜芳音斷，香印
成灰；可奈情懷，欲睡朦朧入夢來。

菩 薩 蠻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
鞦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
假人顫。好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蓬萊院閉天台女，畫堂晝寢無人語。拋
枕翠雲光，繡衣聞異香。潛來珠鎖動，驚覺

鴛鴦夢。慢臉笑盈盈，相看無限情。

銅簧韻脆鏘寒竹，新聲慢奏移纖玉。眼色暗相鉤，秋波橫欲流。雨雪深繡戶，來便諸衷素。宴罷又成空，夢迷春睡中。

人生愁恨何能免？消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清 平 樂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却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喜 遷 鶯

曉月墜，宿雲微，無語枕頻欹；夢回芳草

思依依,天遠雁聲稀。啼鶯散,餘花亂,寂寞
畫堂深院;片紅休掃儘從伊,留待舞人歸。

阮 郎 歸

東風吹水日銜山,春來長是閑。落花狼
藉酒闌珊,笙歌醉夢間。春睡覺,晚妝殘,無
人整翠鬢。留連光景惜朱顏,黃昏獨倚闌。

錦 堂 春

昨夜風兼雨,簾幃颯颯秋聲;燭殘漏滴
頻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隨流水,算來
一夢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應 天 長

一鉤初月臨妝鏡，蟬鬢鳳釵慵不整。重
簾靜，層樓迴，惆悵落花風不定。柳堤芳草
徑，夢斷轆轤金井。昨夜更闌酒醒，春愁過却
病。

望 遠 行

碧砌花光照眼明，朱扉長日鎮長扃。餘
寒欲去夢難成，爐香煙冷自亭亭。遼陽月，
秣陵砧，不傳消息但傳情。黃金臺下忽然驚，
征人歸日二毛生！

浪 淘 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
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
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

去也，天上人間！

西清詩話云：李後主歸朝後，每憶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薜侵階。一桁珠簾閑不卷，終日誰來？金劍已沈埋，壯氣蓬萊。晚涼天淨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

木 蘭 花

曉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鳳簫聲斷水雲閑，重按霓裳歌徧徹。臨風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未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覓馬蹄清夜月。

虞美人

風回小院庭蕪綠，柳眼春相續。憑闌半日獨無言，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笙歌未散尊壘在，池面冰初解。燭明香暗畫樓深，滿鬢清霜殘雪思難禁！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一斛珠

曉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箇。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裊殘般色可，盃深旋被香醪澆。繡牀斜憑嬌無那；

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臨江仙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烟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烟草低迷。爐香閑爇鳳皇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

■西清詩話云：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桃落盡……望殘烟草低迷，余嘗見其殘藁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祖云：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虜也？苕溪漁隱曰：余觀太祖實錄及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美等率師伐

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詠春景，決非十一月城破時作，西清詩話之後主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非也；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圍城中春間作此則不可知，是時其心豈不危窘，於此言之，乃可也。

蝶戀花

遙夜亭皋閑信步，纔過清明，漸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澹月雲來去。桃李依依香暗度，誰在鞦韆，笑裏輕輕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閒沒箇安排處！

破陣子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闕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蒼黃辭廟日，教坊獨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東坡云：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艷曲

(歌詞不存)

■古今詩話云：李煜作江羅亭，四面栽江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風吹一半。時淮南已歸周。

附 錄

此页无页码

此
页
空
白

唐五代帝王詞

此页无页码

此页空白

好時光

唐玄宗

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嬈，體紅香。眉黛不
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
箇，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巫山一段雲

唐昭宗

縹渺雲間質，盈盈波上身。袖羅斜舉動
埃塵，明豔不勝春。翠鬢晚妝烟重，寂寂陽
臺一夢。冰眸蓮臉見長新，巫峽更何人？

蝶舞梨園雪，鶯啼柳帶煙。小池殘日豔
陽天，苧蘿山又山。青鳥不來愁絕，忍看鴛
鴦雙結。春風一等少年心，閑情恨不禁！

菩薩蠻

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祇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遠煙籠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

飄飄且在三峯下，秋風往往堪霑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煙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早晚是歸期，蒼穹知不知？

■唐詩紀事云乾甯三年，李茂貞犯關，帝次華州，韓建迎歸郡中，帝鬱鬱不樂，每登城西齊雲樓遠望，明年秋，製此詞。

一葉落

後唐莊宗

一葉落，拳朱箔。此時景物正蕭索。畫樓月影寒，西風吹羅幕。往事思量着。

如 夢 令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鳳。長記別
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
重。

陽 臺 夢

薄羅衫子金泥縫，困纖腰怯朱衣重。笑
迎移步小蘭叢，鞞金翹玉鳳。嬌多情脈脈，
羞把同心撚弄。楚天雲雨卻相和，又入陽臺
夢。

歌 頭

賞芳春，煖風飄箔。鶯啼絲樹，輕烟籠晚
關。杏桃紅，開繁萼。靈和殿，禁柳千行，斜金絲

絡。夏雲多，奇峯如削，紈扇動微涼，輕綃薄。梅
雨霽，火雲燦。臨水檻，永日逃繁暑，泛觥酌。
露華濃冷，高梧彫萬葉。一霎晚風，蟬聲新雨
歇。惜惜此光陰，如流水，東籬菊殘時，嘆蕭索。
繁陰積，歲時莫，景難留，不覺朱顏失卻。好容
光，且且須呼賓友，西園長宵，譙雲謠，歌皓齒，
行樂。

■後半叶韻甚少，必有訛處，不敢擅註
句豆。即前半亦未必確然。原註大石
調，今存其體，爰爲餽羊而已。

■詞譜「惜惜此光陰」句，上惜字作暗。又
「且且須呼賓友」句，「且且」作「且且。」
歷代詩餘同。

醉 妝 詞

蜀主王衍

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

邊走，莫厭金盃酒。

■孫光憲北夢瑣言云：蜀王衍嘗製小巾，其尖如雉。宮人皆衣道服，簪蓮花冠，施胭脂夾臉，號醉妝。因作醉妝詞。

甘州曲

畫羅裙，能解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淪落在風塵。

■衍幸青城至成都山上清宮，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製此曲，與宮人唱和。本意神仙面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宮妓多淪落者。其語始驗云。

木 蘭 花

後蜀主孟昶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
簾一點月窺人，欹枕欵橫雲鬢亂。起來瓊
戶啓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
來？位恐流年暗中換！

本書參考書

全唐詩

南唐書

詞律

詞譜

唐詩紀事

歷代詩話

歷代詩話續編

歷代詩餘

花草粹編

唐五代詞選

詞綜

絕妙好詞箋

古今詞選

茗溪漁隱詩話

南唐二主詞箋

人間詞話（王國維）

中國文學小史（趙景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4077B

